

中外动物童话系列

刘丙钧 编

鼠

的 童 话



海南出版社

目 录

小田鼠偷西瓜·····	薛卫民 (1)
老鼠打官司·····	吴梦起 (3)
大力士老鼠马文 ····· [英国] 迪利克·弗里德兰德 著	
	杨红樱 译 (17)
小老鼠, 上灯台·····	金 波 (22)
老鼠进城·····	裴慎勤 (26)
吹泡泡的小老鼠·····	葛 竞 (45)
老鼠吃猫的故事·····	李凤杰 (51)
花生树·····	常 瑞 (66)
皮克和牙科医生·····	葛 冰 (68)
糖房子·····	野 军 (80)
奇怪的洞洞·····	李少白 (84)
一串金项链·····	王业伦 (86)
大明星白鼻鼠·····	戎 林 (88)
鼠王·····	辛 勤 (96)

尖尖、长长和他们的警鼠朋友·····	杨 楠	(104)
一只耳朵的老鼠·····	梁 泊	(109)
钓老鼠·····	倪树根	(113)
老鼠养猫·····	王慧艳	(117)
想出名的小老鼠 (爱斯基摩童话)		
·····	栗周熊 译	(124)
小老鼠, 在猫声伴奏中跳舞·····	金吉泰	(126)
人面老鼠报恩记·····	肖定丽	(129)
太阳来作客·····	冰 波	(138)
小白老鼠····· [法国] 埃·莫罗 著		
	倪维中 译	(140)
老鼠找房子·····	蒋绮绮	(160)
草原鼠帝国·····	严振国	(164)
小风铃的歌·····	饶 远	(189)
洛克不是扑克·····	陈苗海	(193)
田鼠轶闻·····	郭大森	(200)
小老鼠的故事·····	李 华	(205)
靴子里头塞进一个大鸭蛋·····	未日丽	(209)
小老鼠去海滨旅行		
····· [美国] 安诺德·劳伯子 著		
	楼飞甫 译	(214)
自豪的小耗子 (美国童话) ···	陈 霞 译	(215)
老鼠拜年·····	戴振宇	(220)

小田鼠偷西瓜

薛卫民

田鼠一家和熊阿姨都在林子里住。林子边有一块地，熊阿姨在地里种了一片西瓜。

小田鼠看着西瓜爬蔓儿了。

小田鼠看着西瓜蔓儿上开花了。

小田鼠看着花落结出小西瓜了。

一天，熊阿姨到地里给西瓜施肥，见小田鼠正在一个小西瓜旁边转，看见熊阿姨来了，小田鼠就问：“熊阿姨，现在可以吃西瓜了么？”

“哦，还不能吃。西瓜现在还没长大，等长大了，成熟了，才能吃呢。小田鼠，你等着吧，等西瓜熟了，阿姨一定请你吃。”

小田鼠等啊等啊，眼见着西瓜一天比一天大了。可熊阿姨说，西瓜还没熟。“哼！熊阿姨在骗人。”小田鼠心想西瓜都这么大了，还没熟？

这天晚上，大家都睡觉了。小田鼠想着地里的西瓜，想那红红的瓜瓤儿，甜甜的瓜汁儿，唏溜——想得小田鼠直咽口水。

小田鼠悄悄地溜出门去，偷偷地钻进了瓜地，抱住一个大西瓜就啃了起来。啃出一个洞，钻进去

咬一口，呸！一点儿不甜，还有点涩味儿。小田鼠心想：这不是真正的瓜瓢。它又使劲儿啃起来，往里钻，把大西瓜钻了一个很深的洞。

咦，是谁在喊疼？是西瓜！

熊阿姨听到西瓜喊疼的声音，以为又是害虫在咬西瓜了，就急急忙忙向地里跑去。

小田鼠啃得正起劲儿，忽然听见了脚步声，吓得没命地往西瓜里钻。

“哎哟！疼，疼啊！”西瓜被小田鼠钻得更疼了。

熊阿姨找到了喊疼的西瓜，“噢噢，不怕不怕，我给你上药来了。”

熊阿姨有一种药，被害虫咬伤的西瓜，抹上就能长好。

钻到西瓜中去的小田鼠，这一下吓得再也不敢动了。小田鼠在里边不乱动，西瓜就不怎么疼了。

熊阿姨给受伤的西瓜上完药，又摘一片西瓜叶子给伤口包上，不一会儿，西瓜上的洞口就长严了。熊阿姨刚要离开，就听西瓜又大喊大叫起来：

“哎呀！疼啊，疼啊，疼死我了！”

原来呀，西瓜上的洞一长上，小田鼠就在西瓜里憋得喘不上气了，小田鼠在西瓜里又冲又撞的，直疼得大西瓜满地打滚：

“疼啊疼啊疼啊，疼死我啦！”

熊阿姨又蹲了下来：“哎哎，我看你是肚子里有病了。我来给你做手术吧！”熊阿姨拿出手术刀，慢慢地西瓜上切了个口子，就听里面喊：“熊阿姨，别伸刀！别伸刀！我在里面！”

熊阿姨吓了一跳：“你……你是谁？”

“我……我是小田鼠。”小田鼠有气无力地答应着，从熊阿姨割开的口子，吃力地爬了出来。

“哎呀，小田鼠！你是怎么进去的？”

小田鼠红着脸，把自己偷瓜的事说了一遍。熊阿姨问它：“西瓜熟没熟哇？”

小田鼠低着头：“没熟。阿姨，你没骗我，西瓜真的没熟。”

老鼠打官司

吴梦起

—

老鼠打官司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起初，老鼠只是看人家打官司来着，那当然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要知道，这只老鼠眼下非常孤单寂寞，所以才看人家打官司解闷儿。他是一只老田鼠，自个儿孤

零零地住在碧水潭公园的假山石洞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而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他家一共有五只老鼠，除他之外还有一个老婆，三个儿子。住处自然也不是这四周透风的硬邦邦的石头洞，而是一处泥质湿润的土坎儿。老田鼠带着老婆孩子，把个家收拾得既温暖，又舒适。就拿粮仓来说吧，一下子就筑起了三个，一个存放麦穗儿，一个储藏稻谷子，还有一个则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粮。老实讲，这些粮食供他们五只老鼠食用，恐怕二十六个月也吃不完。

不过这些粮食却来得不甚光彩，因为那是老田鼠全家出动盗窃来的。其实土坎后边的山林里，野果子、橡实儿、百草籽什么的并不少，然而老田鼠却不愿去采摘，嫌那活儿费时又费劲，哪里有到田地里拿现成的粮食方便！那田地的主人叫李四，对老鼠偷他的粮食大为恼火。他也曾找到了鼠洞口，发狠劲往洞里挖。可是老田鼠把个洞修得像迷宫一般，洞里的道路纵横交错，仿佛只有把整个土坎儿都挖掉才能找到老鼠。李四挖了一气只好把铁锹扔了。他不肯罢休，又挑水来往洞里灌。老田鼠对这一招也早有防备，他的住室和仓库都建在高处，洞里还修了下水道。水往低处流，不用说李四又是白白地费了力气。而老田鼠则在洞里一面讥笑人类的愚蠢，一面趁机向儿子们传授“鼠洞建筑学”的知识，告

诉他们怎样修洞才能防挖、防水，还要修上通风孔，以便能够防备烟熏火燎。

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山林里忽然飞来了一对猫头鹰夫妇。夜里，正当老鼠们在田里进行盗窃作业的时候，一道黑色的闪电从空而降，老鼠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尖厉的惨叫，就被猫头鹰的利爪攫走了。短短一晚上，老田鼠一家五口，就只剩下他自个儿啦！遭到意外打击的老田鼠，昏头胀脑地落荒而逃，也顾不得他那辛辛苦苦经营的家业了，只图早点逃离这恐怖的田野。他偷偷摸摸，躲躲闪闪地逃到了碧水潭公园，钻到假山的石孔里暂时栖身。若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太湖石堆起的假山，遍体石孔，四通八达，比老田鼠修的洞又保险多了。虽然这洞壁全是石头，又硬又凉，实在不舒服，但捡拾一些鸟羽、兽毛和树叶儿做个床垫，躺在上面也还勉强对付得了。只是那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冷嗖嗖的，掠过石孔洞还发出“呜呜”的响声，使老田鼠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

还有那吃的。以前老田鼠家里满仓满囤都是粮食，可这会儿他只能悄悄地溜到公园的饲养笼里，捡拾野兽们吃剩的残渣。还得加上百倍的小心，以防自己也成了野兽们的食物。猴山上的小猴崽儿太顽皮，看见老田鼠就咋咋呼呼地来逮他，撵得老田鼠屁滚尿流。眼下，这可算是对他最主要的威胁

啦！

老田鼠现在的逃亡生活是够艰苦的，但更令他难以忍受的却是孤独。每当他想起往日那安适的生活，那合家团聚的情景，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恨这个世界，恨猫头鹰，恨那些爱捉弄老鼠的猴崽儿……不过日子长了，他便也慢慢地适应了这目前的环境。他想：自己已经老了，没让猫头鹰逮住就算万幸，别自己跟自己找别扭，还是得过且过吧！这么想通了之后，他的精神又来了，成天哼着小曲儿，东溜溜，西摸摸，能偷就偷，得抢就抢。这本来就是老鼠的天性嘛！

却说有一天，公园里分外地热闹起来，许多人拥进露天音乐堂。原来人们要在这儿开一个保护野生动物的公审大会。老田鼠觉得自己身量虽然小些，但也算是一个野生动物吧！那么是不是也在要保护之列呢？再说看人家打官司，终究是个新鲜有趣的事儿，如果能够当场枪毙几个，那可就更盖啦！于是老田鼠就在露天音乐堂的边上，找了个高高的假山石孔，趴在里边，探着个尖尖的小脑袋朝下边望着。

二

老田鼠做梦也不曾想到，这次打官司的两方——原告和被告，竟会都跟他有点儿关系。被告是

谁？就是他早先的邻居李四。当初老田鼠便是靠偷盗李四田里的粮食发家的；而李四却也曾挖过土坎儿，水漫过鼠洞口。这么一来，就谈不上他是老鼠的“恩人”还是“仇人”罗！但那原告却让老田鼠一看见便怒满胸膛。他那绿豆大的小黑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原来这场官司的原告竟是老田鼠不共戴天的仇人猫头鹰！

看人家打官司，旁观者往往会不自觉地站在其中的某一方，或是觉得原告有理，或是认为被告冤枉。不过这种“立场”需要在审判的过程中渐渐地形成和变化。但老田鼠却不然，他不管青红皂白，一下子就站到李四这边来了。他满心盼望着李四把官司打赢，让那个原告猫头鹰见鬼去吧！

人们拥进露天音乐堂里，坐着的、站着的，挤得水泄不通。公园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喂养的野兽们放出来，排着队前来旁听。这样热闹的场面可以说是碧水潭公园建园以来的第一遭。现在，法官在台上坐好了，原告和被告也各自站到了席位上。法官用木槌敲一下桌面，要下面肃静，听原告提出她的控诉。

在写着“原告席”的桌上站着的是那只女猫头鹰。她控诉的案情也并不复杂，就是有一天，农民李四持着鸟枪突然闯进山林，无缘无故便把她那规规矩矩呆在树上的丈夫一枪打死了。女猫头鹰悲忿

地说着：

“被告打死我的丈夫以后，还把他的遗体拿回家去，煎炒烹炸，做了四个菜喝酒。我丈夫的遗体统统进到被告的肚里去了，请法官替我作主！”

“被告李四！”法官转过脸来问，“原告所说的话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李四笑嘻嘻地回笑，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

“是不是事实？”

“事情经过嘛，倒也不差。不过法官明察，我打死猫头鹰是有原因的：第一，猫头鹰肉很好吃，俗话说，‘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斤’，这是大伙公认的事实；何况人们还说猫头鹰肉是顶好的补品，不知法官品尝过没有？第二，猫头鹰是凶鸟，又叫‘丧门旋儿’，他要是飞到谁家院里的树上‘嘎嘎’一叫，这家就非倒霉不可。俗话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请法官明察，这夜猫子就是猫头鹰的别名，所以我打死猫头鹰也算是为民除害。这第三嘛……”

“梆！”法官用木槌一敲桌面，喝道，“被告不得在法庭上宣传迷信思想！”

“是，是！”李四点点头说，“好，这第二不算，可第三，第三……让你这么一吓唬，我想不起来了。这样吧，如今市场上也能碰到卖死猫头鹰

的，请法官打听一下价钱，我愿按市场价赔偿。法官明察，这样处理合不合乎法律？”

“怎样处理，是法庭的权利，用不着你多说。”法官挺挺胸，又问，“被告李四，你对开枪打死一只猫头鹰这件事，已经供认不讳了，是吗？”

“就算是吧！”

“好，听本法庭宣判：查公民李四，手持凶器进入山林，有目的地枪杀了野生动物猫头鹰，并将其烹煮食用。由于猫头鹰属于国家保护的野生珍稀动物，因而李四的行为属于违法狩猎，严重违反了《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应认定为有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条……”

“法官，你等会儿，”李四打断了法官的话，“你说的什么《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俗话说，‘不知者不为罪’。法官明察，为这个给我定罪，可是冤枉啊！”

“该条例早在报纸上公布过，你不读书，不看报，只能是咎由自取。”

“冤枉啊，冤枉啊！”李四拍手顿足地喊起来。

“梆梆梆！”法官又用木槌敲桌子，“李四，你如果无理纠缠，扰乱法庭，就要罪上加罪，从重处罚！”

李四不作声了。法官继续宣判：“《刑法》第

一百三十条规定：‘违反狩猎法规，破坏珍禽、珍兽或者其它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款。’不过鉴于李四本人是一法盲，属于无知犯罪，故予以从轻处理。现在宣判：判处李四拘役六个月。如对本判决不服，可于十日内向上级法院上诉。”

“我不服，我要上诉！”李四又大喊起来。

法官站起身，把木槌敲得“梆梆”响，宣布退庭。这时，突然响起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

“法官且莫退庭，我还要告状哪！”

三

原来，喊着要告状的正是那只老田鼠。他在假山顶上的石洞里，居高临下，把女猫头鹰控告李四的经过，看得一清二楚。李四的官司打输了，这使老田鼠十分失望。但他却又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人类对野生动物是采取保护政策的。假如李四枪杀一只猫头鹰，就判处六个月拘役，那么猫头鹰捕杀了咱一家四口，又该判个啥罪名呢？这么一想，他的胆子忽然大了起来，眼看法官要退庭，他来不及细想，就冷丁喊了那么一嗓子。

法官又坐下了。他问：“谁要告状？”

老田鼠从假山上跳下来，站到了原告席上，把个小尖脑袋朝着法官点了三下，哭唧唧地说：

“我要控告方才的原告猫头鹰，告她夫妻两个杀害我一家四口的罪行。”

这次轮到猫头鹰当被告了。她一声不响地站到被告席上，一只眼睛闭着，另一只眼睛睨视着原告席上的老田鼠，显出一副鄙夷的神气。

“原告先报上名来。”法官吩咐。

“我叫田鼠。”

“好，原告田鼠可以提出控告的理由和事实。”

“是这么回事儿，”老田鼠咽了口唾沫，伸长脖子，把音量放大到极限，“我家住在黄土坎上，猫头鹰住在山林里，两家本来井水不犯河水，我家的孩子也从来没骂过他们。可是忽然有一天，猫头鹰两口子飞到我们那儿，一下子就把我的爱人、儿子统统杀死了，我四个亲人死于非命，本人也被迫逃亡在外。法庭方才对李四无故杀害猫头鹰作出了公正的判决，我也要求法庭对任意伤害野生动物田鼠一家的凶手猫头鹰给予应有的惩处！”

“你等会儿，”法官仔细打量着老田鼠，疑惑地问，“你也是野生动物吗？”

“那当然。”

“我仿佛觉得你不住在野外，好像是住在人家的墙洞里吧！”

“不，你说的那是家鼠，是我的堂兄弟。我是

田鼠，地地道道是野生动物。”

“那让我查一查。”法官说着打开面前摆着的案卷，嘴里喃喃地念着：“对野生珍贵稀有动物分三类进行保护和管理。第一类，金丝猴、大熊猫……计三十八种；第二类，白鹤、蜂猴……计六十五种；第三类，金鸡、穿山甲……计四十七种。怎么回事儿？这里可没有你田鼠的名字呀！”

“哪能呢！你再仔细查一查。”

法官又仔细地查了一遍，这一百五十种珍稀动物中，的确没把田鼠列进去。法官宣布说：

“田鼠不是珍贵稀有动物，因此法庭不予保护，驳回原告！”

“这不公平，不公平！”老田鼠气急败坏地嚷着，“那么猫头鹰杀我一家四口就白杀了吗？”

“老田鼠，”猫头鹰冷冷地发话了，“你为什么不讲讲，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捕杀你们田鼠的呢？”

“什么情况？不管什么情况，你杀我们就是有罪！”

“我们捕杀的是盗粮贼！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在你们偷偷溜进人类的庄稼地里，盗取粮食的时候捕杀你们的？”

“粮食又不是你种的，用不着你多管闲事！”老田鼠理直气壮地扯着脖子嚷。

“啊哈！”站在旁边的李四大叫起来，“原来偷我粮食的是你这小贼呀！粮食是我种的，你们今天偷，明天偷，我抓不到你，现在你倒打官司来啦！好吧，咱俩就打打官司。你每年偷我多少粮食？咱就把这帐好好算一算。法官明察，这回我要当原告了，我要控告田鼠长期盗窃我种的粮食。”

这下子热闹了。起先是猫头鹰控告李四；接着是老田鼠控告猫头鹰；这回又是李四控告老田鼠了。他们三家轮流当原告，又轮流当被告。这场离奇的“循环官司”，大概在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法律史上，都查不出先例吧！

四

老田鼠那个后悔劲呀，简直就别提了。都怨自己刚才冷丁一冲动，报仇心切，没经过大脑的充分思考，就跳出来告猫头鹰的状。这可好，说什么田鼠不是珍稀动物罗！法庭不保障田鼠的安全罗！这也罢，没想到又叫李四告了一状。看样子，这一次蚀本生意是做定了。

没办法，他只好在法警的指令下，委委屈屈地从原告席搬到了被告席。而方才的被告猫头鹰，却什么处分都没有，退到旁听席上看热闹去了。

老田鼠抬起头来望望，四周密密麻麻地都是人

和野兽，看样子想安全地逃回假山洞里已无指望。老田鼠只好叹一口气，打起精神来再跟李四打官司。

“我好后悔呀！”原告李四却也在后悔，他沉痛地说，“我现在才明白，猫头鹰捕杀老鼠，是保护我的粮食。可我呢，正像俗话说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反倒把猫头鹰给杀害了，恩将仇报。我好糊涂呀！法官明察，你判我六个月的拘役，不但应该，实在说还嫌少了点。因此我决定不再上诉啦！”

法官用木槌敲一下桌子，说：

“现在审理的是你控告田鼠盗窃你的粮食一案，与本案无关的感想与打算，不必再谈。”

“是，那就请法庭听听我的申诉吧！我是一个承包土地的农民，我们全家辛辛苦苦地播种，锄草，施肥，管理，我们容易吗？‘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珠掉地下摔八瓣儿’。可是到稻麦成熟，还没等我们收割，老鼠倒先下手啦！我到地里一看，庄稼净剩些空秆儿，穗子都叫老鼠他们偷走了。老田鼠，你说，这是不是事实？”

法官也问：

“被告，这是不是事实？”

“我认为原告故意夸大事实。首先，他说地里‘净’剩下空秆儿，还说穗子‘都’叫我们偷走